

隐身杀手

日 森 泳 著
门 峰 译



隐身杀手

[日]森泳著 门峰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1·哈尔滨

本书根据日本德间书库 1986 年版出版

责任编辑：杨雪平

封面设计：李欣

隐身杀手

[日]森泳著 门峰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 10 号)

长春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80,000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500

ISBN 7-5317-0587-7/1·587 定价：3.45 元

○
目
录
○

埃及	1
法国	6
第一章 神秘的委托	10
第二章 寻找	45
第三章 隐身的杀人犯	77
第四章 波斯波利斯之谜	124
第五章 谜底	171
尾声	216

埃及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仲夏灼热的阳光直射在开罗大街上，火爆爆地似乎把每条街道都烤焦了。尼罗河灰褐色的河面上漂荡着灰蒙蒙的游丝，透过游丝，街道两旁乳白色的建筑物，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在尼罗河岸边刚刚建起的现代化陆军医院八楼的特别病房里，法拉赫王后透过厚厚的防弹玻璃，眺望着汨汨而流的尼罗河水。

“历史的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法拉赫王后自言自语道。从古埃及时代起，这条美丽的尼罗河不知载走了多少帝王将相的灵魂。今天，也许又有一位国王将要在她的岸边停止了呼吸。

法拉赫王后憔悴的面庞转向身后的床上。那儿躺着一位满头白发、两颊凹陷、瘦得只剩几块骨头支撑着的病人。药液正顺着滴管缓缓流进他那瘦如干柴的胳膊里。他的嘴上罩着氧气罩，一支皮管插在鼻孔内，床边的心电图显示屏上，清晰地显示着他心脏一起一落的波动。这说明他的生命还在延续。

这位瘦若骷髅的病人，是曾以王国中的国王称赫中东的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列查·巴列维。病房里四位美国高级医生和三位护士正为挽救他的生命忙碌着。

从古至今，掌握波斯政权的国君，没有一个是尽善尽终的。波斯帝国初期的卡加尔国王是被人暗杀而死的；此后历代国王不是被毒死，就是屈尊于侵略者死于非命；有的被放逐到异国他乡，最后葬于遥远的异地。巴列维国王的父亲，列查·伽尔也是被驱逐出境的，后来死在南非。他的遗体直到1953年巴列维国王政变后，方才运回，安葬在开罗的拉法伊·伊斯兰寺院内。

眼下这位巴列维国王的命运如何呢？他也许就要在这里去见他的父亲了。可能波斯国王的命运都该如此吧！法拉赫王后默默地这样想着。

她想到自己的儿子列查·礼萨皇太子还没有继承王位，即使登上王位的宝座，是否也会象他的父亲一样客死遥远的异乡，或是惨遭敌对分子的暗算呢？她真为正在隔壁房间里休息的儿子担忧。

“王后陛下，您不想稍微休息一下吗？”

贴身侍卫长毕恭毕敬地走到王后身边小声问道。

“我还能坚持。”

法拉赫王后的语气中含有一种刚毅。这三天，国王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王后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时刻凝视着国王那日渐消瘦的脸。由于癌细胞侵蚀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国王昔日那张充满威毅自信的脸已经五官歪曲了。法拉赫王后紧紧握着国王那双象木乃伊般羸瘦的已失去温热的手。她意识到自己这样有些失态，于是放开手，把目光从国王身上移向

医生。

此时医生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心电图屏，只见图屏上的曲线已失去了刚才的规律。少顷，国王的嘴角微微地煽动一下，王后迅疾地向医生看了一眼，医生轻轻地点了点头。王后会意地把罩在国王嘴上的氧气罩摘了下来。国王微微地睁开双眼。

“陛下……”

“……”国王痛苦地大口大口喘着气，嘴里不知叽咕些什么。王后紧张地凝视着国王的嘴，想根据口形判断他说的什么。

“我要把皇太子……培养……培养成伟大的能主宰神灵的人……然后，奉献给伊朗人民，……为了……这一切，……”国王喉头蠕动着，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法拉赫王后紧紧抓住国王的手，国王出乎意料地用力回握着她。

“陛下，您要坚持住。”

国王重新闭上眼睛，嘴唇渐渐地停止了煽动。

“强心剂，准备心脏按摩！”

医生边嚷着边接过护士递过来的注射器。法拉赫王后挡开了医生的手。

“博士，这已经够了，不要再让他受罪了。”

“可是……”

医生疑惑不解地眨巴着蓝眼睛，盯着法拉赫王后。王后向医生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我不想再看着他受罪，让他安息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好吧！”

医生痛苦地瞥了一眼周身抽搐的国王，向护士吩咐道：“准备吗啡！”

王后把耳朵靠近国王的嘴边。

“让我儿子干……”

后面的话听不清了。法拉赫王后捧起国王那满是胡须的脸。

“让列查·礼萨干什么？”

“……”

“陛下，您再说清楚些。”

然而，国王已经不能再发出任何声音了，死神降临在他的身上。

“国王不行了。”医生声音沙哑地说。

这时，隔壁房间里的列查·礼萨皇太子和为巴列维国王生下孪生女儿的阿修拉姆妃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心电图的显示屏上，只有一条绿色的横线。医生关闭了显示屏，宣告了巴列维国王的死亡。

法拉赫王后把国王的头搂在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摩挲着，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把国王半睁的双眼缓缓地合上。然而，她没有流一滴眼泪。站在旁边的皇太子已经哭得双眼红肿。法拉赫王后转向他。

“来吧！孩子，向你父亲作最后的告别吧！”

皇太子匍伏在父亲的遗体上抽咽着。王后慈爱地抚摸着儿子的头。他今年才19岁，还是个纯真的青年。

“国王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吗？”

阿修拉姆妃子已哭成了泪人。她用一块雪白的绢手帕捂着鼻子，细声向法拉赫王后探问。

法拉赫王后没有回答，只是反复念叨着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没说什么别的吗？”

“听不清，只说让列查·礼萨干什么……”

“干什么？”

“好象是波斯波利斯……”

法拉赫王后轻轻闭上眼睛，回忆着国王刚才嘴唇煽动的情景，确切无疑，他说的是“波斯波利斯”。

听她这么说，阿修拉姆妃子不禁蹙了一下眉头。

“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

直到这时，王后才留意起波斯波利斯这句话。她又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国王遗体。国王的脸已经完全走了样，昔日的威严已荡然无存。突然，她感到一阵晕眩，急忙把双手搭在儿子的肩上，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挺住。

法 国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日

阿雅克修城^①是个旅游圣地，尤其到了夏季，这个原本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便人口倍增。由于人口成倍增长，犯罪活动也十分猖獗。肇事者大都是外来人。

“妈的，真见鬼了！”

迪劳斯警长大声辱骂着。地板上躺着一具被害的男尸。死者的面部和左胸被枪弹打穿了。迪劳斯警长来到窗前，夜幕垂挂，“天使海湾”和星空融为一体。月光缈缈，光影婆娑。栉比鳞次的高级饭店和高级公寓沿着海湾伸向远方，整个城市宛如灯的海洋，使人眼花缭乱。

刚才还喝着香槟酒的迪劳斯警长，被这起凶杀事件找到这里。他拿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点着火后，在柔软的地毯上转来转去地寻找扔火柴的烟灰缸，但是没有找到。他猜想死者大概是个禁烟者。迪劳斯警长无可奈何地把火柴装进自己的口袋里。这间房子的格局、陈设相当高雅别致。屋里的用具也是高档品，应该说够豪华的。房主人看来是位很有钱，而

^① 阿雅克修城——法国科西嘉岛上的最大城市，地处地中海。

且有一定修养和良好习惯的人。

死者静静地斜卧在地上，全裸的身上裹着一条白浴巾。警长伏下身摸了摸死者的皮肤和浴巾，并没有潮湿感。但他的下属告诉他，死者被发现时，洗澡间的喷头还在喷水。

死者的右臂下压着一支手枪。警长挪开死者的手臂，用手帕垫着拿起手枪。这是一支38口径的勃朗宁手枪。警长用鼻子闻了闻，没有火药味，手枪的保险机都没打开。迪劳斯警长目测着从门口到死者的距离，大约有七米左右。墙基部，发现了两粒子弹壳儿。大概被害者正准备洗澡，突然发现有人闯进来，去取枪时被打死的。警长用手招呼着站在门口的一位年轻警察。

“现场是你发现的？”

“是的，警长。”

迪劳斯警长用锐利的带有几分冷漠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站在自己面前带有几分英俊的年轻警察。这位年轻警察是刚走出校门的见习生。这样的场面对他来说还是头一次，不免有些紧张和惶恐。他苍白着脸，视线尽量避开地上的尸体。

“怎么，你害怕死人吗？大概你不是头一次看到死人吧？”

“实习的时候在停尸房见过几次。这种场面，还是头一次。”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们巡逻到海岸大街时。”

迪劳斯警长没有再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吸着烟。

“警长！”

突然，在隔壁卧室里进行搜查的一位警察大声喊道。

“找到了被害人的身份证，是一位伊朗人。”

“伊朗人？”

迪劳斯警长接过被害人的护照仔细地查看着。上面贴着的半身照片比死者年轻许多。至少要年轻十来岁，但毫无疑问确实是死者的照片。

阿列维·巴克拉巴。57岁，伊朗阿巴丹出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1982年2月签发。

这是一个刚刚签发的新护照。签证身份是商人。迪劳斯仔细地翻看签证的每一页。巴克拉巴从80年2月离开伊朗以来，曾到过法国、意大利、瑞士、西德、英国、西班牙、荷兰等许多欧洲国家。

“这个人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听管理人员讲，是去年3月。死者用现金买下了这套房子，地下停车场里还有他的一台鲁尔斯牌轿车。

“好阔气的家伙！”

从现场看，凶手似乎要寻找什么东西。屋里各个角落都被翻得乱七八糟。

“警长，找到一个纸包。”

一位身材魁梧的警察从厕所里捧出一个油纸包送到迪劳斯面前。

“什么东西？毒品吗？”

“不是，是钱！”

从撕开的纸包一角，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美元。

“有多少？”

“至少有两万美金。”

迪劳斯警长打开纸包，美元中夹着一封信。他小心翼翼地启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封信和三张照片。第一张是古代遗址风景照，照片的右下角有一位戴眼镜的很有学者风度的人。第二张照片是一位男人坐在新出土的石碑前，正在仔细地观看着碑文。虽然只照了个侧身，但可以断定和前一个照片上的是同一个人。迪劳斯看着照片上的石碑，碑文照得模糊不清，根本分辨不出上面的文字。迪劳斯皱了皱眉，把目光移向第三张照片。他惊得“哦”了一声。原来这是一张三人合照。中间坐着的是前伊朗国王巴列维。他的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坐在左侧的是这位死者，他身穿墨绿色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肩上戴着中将级的三星肩章，显得异常威武。

坐在巴列维国王右侧的男子和前两张照片是一个人。这位学者穿着晚礼服，显得更加风度翩翩。照片是在一座宫殿的内室里拍摄的。

迪劳斯放下照片，打开那封信。信上写着五、六行波斯文。迪劳斯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会读波斯文吗？”

“对不起。”警察耸了耸肩回答道。

“被害者很可能是一位重要的伊朗流亡人物，这个护照大概是伪造的，名字也可能是假的，要尽快查清他的真实身份。另外到大学里找一名懂波斯语的人，把这封信译出来，说不定根据这封信可以找到线索。”

迪劳斯向下属部署完任务后，并没感到轻松。他双手抱肩，眺望着沉睡的阿雅克修城沉思着。

第一章 神秘的委托

1

“把我房间的钥匙给你，真是个错误。”

玛迪·嘉保一边往杯子里倒咖啡，一边对佐伯研次说。

“你想薄情地撵走我吗？我对你可是一往情深啊！”

佐伯从床上欠起半个身子，顽皮地笑道。披着的被单只遮住了他的上半身。玛迪的目光触及他裸露的下体时，脸颊泛起一片红潮。

“你的话我已经听腻了，你对任何人都会这么说吧？”

“亲爱的，我不会再爱别的女人的。”

“没人听你的，我要上班了。”

玛迪把咖啡杯放到油漆托盘里，端给佐伯，等他接过去后，在佐伯那晒得棕红色的大腿上用力地亲了几下。

“这么远跑回来看你，没想到你却这么薄情。”

佐伯说着用力抓住玛迪，想把她拉到怀里。

“等等。”趁着佐伯松懈的当口，玛迪机灵地挣脱出来。

“我薄情？哪有你这样的男人，不声不响一走就是五、六个月，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什么样的女人也受不了。”

“我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

“就说了你在沙特阿拉伯那一句。”

玛迪喝了一口咖啡，然后把杯子递给佐伯。佐伯觉得有一股女人特有的芳香直沁肺腑。玛迪至今没有忘记自己的嗜好。他心里浮起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不要这么说，玛迪，我确实一直在爱着你。”

“光说嘴，要回来也不来封信。象贼似的三更半夜打开人家的房门，钻进人家的被窝，这是爱我的人干的事？”

“昨天夜里，你是那样的温柔。”

“那是在梦里以为和一位漂亮的情人睡觉呢？”

玛迪用指头弹了一下佐伯的额头。

“那么，你睁开眼睛发现是我时不感到后悔吗？”

“当然后悔罗！哪个情窦初开的女人会永远等待一个不知何时回归的男人？”

玛迪头也不抬，故意翻着眼睛看着佐伯。

佐伯眯缝着眼睛，仔细地端详着玛迪的脸。半年多没见，这张脸越发俊俏了。蓬松柔软的金发披散在圆滚的肩头，丰满的双乳在透明的白罩衫下若隐若现。然而最让佐伯心神不宁的还是玛迪那如潮水般清澈的蓝眼睛和那长长的睫毛，那带有几分傲气的微微上翘的鼻子，以及那充满诱惑感的嘴唇。佐伯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有毅力扔下这么漂亮的女人。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可是恋旧巢的鸟。”

佐伯看到玛迪注视着挂在自己前胸的那把镀银的钥匙，不禁缩了缩脖子。

“这个小玩意儿成了我的护身符，我能够回到你这里，也是它的造化。”

佐伯一边说着，一边玩弄着钥匙链上的银坠。

“这半年，你到哪闲逛去了？”

“我可没时间去闲逛，是买卖栽了跟头。”

“在沙特阿拉伯吗？”

“在埃及。有人告密，说我带着五百万美元的现金。我刚到开罗就被抓了起来。”

“那五百万元的巨款呢？”

“玛迪，你知道人们都公认我这私人运输是一流的。这次若失败了，我的信誉全都会毁的。”

“那笔巨款到底怎么样了？”

“看来你比我对那笔巨款还感兴趣。”

“别忘了我是瑞士联合银行巴黎支行行长的秘书。”

“搞私人运输，每次都要有好几个方案。我被抓住后，那笔巨款早由另外的渠道送走了。”

“怎么送走的？”

“不能告诉你，女人的嘴不牢。”

“不对！”玛迪说着撒娇地靠向佐伯。佐伯就势把她揽在怀里，用嘴重重地封住了她的双唇。玛迪使劲抓挠佐伯的腋窝，但无济于事。倒是她自己累得瘫在了床上。佐伯抚弄着她的一头金发，接着慢慢地把手移向玛迪的背部、腰部，最后撩起她的裙子。玛迪突然翻身挣脱了他的手。

“这是禁区。”她喘息着说。

“我走了，不然要迟到了。”玛迪看了一眼腕表，慌忙走

到衣镜前，整了整白罩衫的衣角，又把裙子上的皱褶扯平，最后拢了拢零乱的头发，夹起桌上的坤式提包向外走去，到门口时又转过头来。

“你好好把屋子收拾一下。”

佐伯把双手摊开，无奈地说：“你把我撩拨起来，自己却一走了之。”

玛迪站在门口笑嘻嘻地说道：

“那好办，你去洗个冷水澡，不行的话，再去观赏观赏惊险格斗，那可是相当够刺激的。”说完用力把门带上。

佐伯气得抓起枕头向房门砸去。过了片刻，他翻身坐起，从桌上拿起一支香烟，点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清晨凉爽的微风伴着大街嘈杂的声音悄然越过阳台，从微启的窗口吹进屋里。

佐伯木然地盯着一群落在阳台上的鸽子。鸽子不时地扇动着翅膀，发出劈劈叭叭的声响。几分钟后又一起振翅飞去。远处的艾菲尔铁塔在晨曦中显得异常威严雄伟。

许久，他才把目光收回，环视了一下屋里。天井的一角挂着一个草纸糊的灯笼，显得很优雅。洗澡间门旁的墙皮大部分已脱落，露出了红砖墙。两块纸糊的隔板把房间分为两半。玛迪是以此来表明自己对日本的热爱。她曾到过日本，说是去学习日本的文化，但究竟学到了什么，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不过，她对日本很有感情，这倒是真的。

佐伯把烟捻灭，慢慢地踱进洗澡间。玛迪说的不错，洗个冷水澡，果然爽快多了，刚才在体内骚动的激情烟消云散了。